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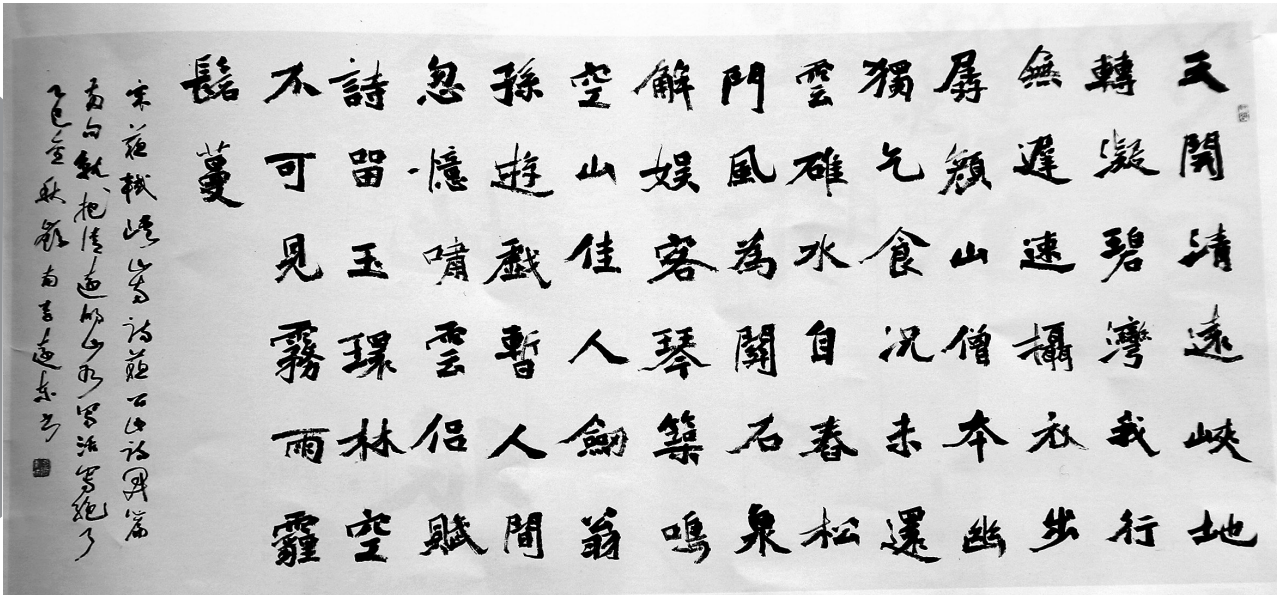
碑骨诗心融今韵 四十耕耘立书坛

——李远东艺术境界评

■华旭

在中国

当代书法史上,能以四十余载光阴深耕艺海,兼融古今名家精髓、贯通诗书画艺境界者,李远东先生当为翘楚。他扎根传统沃土,吸纳康有为、于右任、孙伯翔等现当代名家的理念与用笔精髓,以深厚的古诗词、楹联造诣为精神内核,在魏碑、行书、狂草多体创作中开辟出新境界,既铸就了“阳刚质朴、生拙劲健”的书法风骨,更成就了“诗墨合一、古今交融”的艺术人生。



苏轼《峡山寺》(李远东书)

李远东的书法根基,是对传统的敬畏与对名家智慧的创造性吸纳。四十余年临池不辍,让他练就了控笔如神的扎实功力,运笔节奏、笔锋回弹与线条轨迹高度契合,章法避让、字形倚正、墨色润枯皆在自然书写中顺势而成,这背后既有对古典碑帖的沉潜体悟,更有对现当代名家艺术精华的精准萃取。康有为作为近代碑学的旗手,以“尊碑抑帖”的主张打破书坛柔媚积弊,强调碑刻的阳刚之美与金石气,这一理念深刻塑造了李远东的审美取向——他跳出传统柔美书风的桎梏,执着追寻魏碑本质的阳刚质朴,恰是对康有为碑学思想的当代践行。于右任“碑帖融合”的探索与“自然率真”的书写理念,为他提供了方法论指引,使其不拘泥于方笔圆笔的界限,实现方圆并用、转换自然,更以“以碑入帖”的思路打通诸体壁垒。而孙伯翔先生对魏碑程式化的突破与线条质感的丰富化实践,则成为他深化创作的直接养分,让他摆脱了早期魏碑的匠气与僵化,赋予线条更多鲜活意趣。三位名家的核心理念,在李远东笔下并非简单叠加,而是内化为“取碑之雄、融帖之韵、立己之格”的艺术路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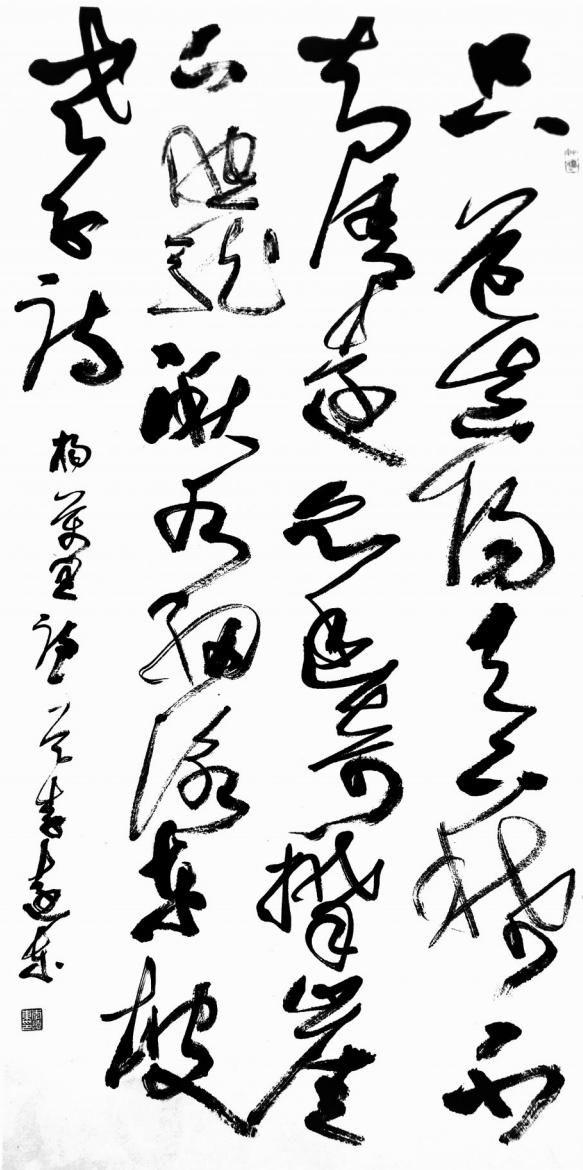
在魏碑创作领域,李远东完成了对名家精髓的熔铸与个性风格的确立。近百年来魏碑书风历经曲折,从张裕钊的习气之弊到赵之谦的柔美底色,从程式化改造到孙伯翔的新风开拓,李远东承接这一脉络并推向新境。他吸纳康有为“取碑之雄强”的核心,摒弃激进部分,保留碑刻原始质朴的精神内核;借鉴孙伯翔线条丰富化的实践,在结体上既延续夸张笔画、重心下沉的传统,又在字形高矮、笔画呼应中巧施变化,打破陈规;融合于右任的自然理念,让魏碑方折线条多了圆融灵动,避免板滞。其魏碑作品线条醇厚,墨色浓淡润枯对比强烈,结体奇崛而稳健,既见斧凿刚健,又含笔墨意趣,构建起完整的“生拙劲健”语汇体系。更难得的是,他将魏碑精髓延伸至行书创作,受于右任“以碑入帖”启发,将魏碑方劲笔触与涩笔意趣融入行书,使“笔力诗情七言联”等作品兼具流畅与筋骨,形成独具时代气息的行书风格。

诗词楹联造诣,为李远东的书法注入了灵魂,成就了“诗墨合一”的至高境界。书法与诗词本是传统文人的核心素养,李远东深谙此道,其展览作品中半数以上为

自作诗、自撰联,《清远春景·其二》等诗作既见情怀又见笔力,不让诗词圈名家。这种造詣让他的创作跳出单纯的笔墨技法层面——在狂草创作中,他不再仅从书法角度构思章法节奏,而是结合诗词内容一体谋划,使笔墨节奏与诗文韵律高度契合。其狂草作品有激情而少悲愤,控笔精到却不乏意趣,既得益于魏碑锤炼的线条质感,也深得张旭草书“孤蓬自振,惊沙坐飞”之神髓,更源自对诗文内涵的深刻体悟,打破了怀素之后狂草在性情与法度间的平衡困境。正如其书“自作诗《行草十家全国巡展纪怀三章》”,墨色丰富多变,线条张弛有度,诗文的情怀与笔墨的气势相互激荡,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契合,这是外行难及的高度,也是传统文人“诗书画合一”精神的当代传承。

四十载耕耘,李远东的艺术境界早已超越技法层面,成为承载时代精神与文化底蕴的生命表达。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,书法革新成为命题,康有为打破传统桎梏,于右任对接时代需求,孙伯翔丰富魏碑语汇,李远东则以“碑骨诗心”回应时代,既坚守书法文化内核,又契合现代审美需求。他的作品兼具传统厚度与时代气息,大尺幅作品心手双畅、气势磅礴,小楷作品精到雅致、韵味悠长,魏碑立骨、行书活气、狂草畅情,每一件都彰显“回归经典而不泥古,立足时代而不趋时”的追求。清远的灵秀山水滋养了他的性情,而诗词楹联的造詣则丰盈了他的精神,四十余年的坚守与求索,让他在融名家精髓、扬个人风格、承文化血脉的道路上,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艺术之路。

李远东的艺术人生,是对“书道即人道”的生动诠释。他以四十载光阴证明,书法的高境界不仅在于笔墨技法的精湛,更在于文化修养的深厚与时代精神的契合。从对康有为、于右任、孙伯翔等名家的敬仰与吸纳,到对诗词楹联的深耕与体悟,再到对魏碑及多体书风的革新与创造,他最终成就了“碑骨融今韵,诗心铸书魂”的艺术境界,成为当代书坛传统与时代交汇的典范。其探索之路,既为后学者指明了“取法乎上、融会贯通”的方向,也为中国书法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宝贵启示——唯有以敬畏之心守传统,以开放之姿融名家,以文化之养铸灵魂,方能在书道之路上行稳致远,立己立人。



杨万里《题清远峡峡山寺》(李远东书)

图/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李颜东 摄

一抹粿香,最浓乡愁

■张小明

龙西村的年晚,是从腊月里家家户户备制年晚粿的忙碌中悄悄拉开序幕的。腊月廿四扫尘之后,全村便进入了备年节奏,日子再简朴,社员们也要把年过得有模有样,这是龙西村代代相传的朴素心愿。

做年晚粿,是村里过年最隆重的事,这份乡土习俗,早已和生产队的耕种紧紧连在一起。糯谷、花生、白豆产量不高,种蔗糖费时费力,经济效益远不及主粮,可少了这些原料,年晚粿就少了根、丢了魂。为了守住这刻在骨子里的老风俗,生产队年年都会安排种下一亩几分地,把年味早早种进田土里,让全村人都能过上有粿香、有盼头的新年。

那时物资紧缺,圩上少有现成配料。椰子丝要社员结伴到化州买回,手工刨丝晒干;包馅的生菜,要提前一月在地里种下;最费功夫的是垫粿用的木菠萝叶,村里几棵树的叶子不够用,社员们便互相招呼,天不亮就出门,沿着村路采摘,一路互相照应,谁摘得多了,也会主动分给不够的人家,从没有争抢计较。

田艾粿的原料,更要早早准备。秋收之后,冬田里长出鲜嫩田艾,社员们趁晴好天气结伴采摘,去梗晒干,统一收存。帮我摘、我帮你晒,工序虽繁琐,却在互帮互助中变得轻快有序,清润的艾香里,藏的是全村人的齐心。

当年家家户户做年晚粿,最能看出社员之间的真情。有的人家劳力少、糯谷不足,便用粘米和邻里兑换,大家从不计较,爽快相助,一碗米、一句应承,便是最实在的温情。粿粉的配比是乡里代代相传的手艺,

七分粘米三分糯米,田艾粿再添上晒干的艾绒,老人们把经验传给年轻人,手艺就在集体中代代延续。

村里的几把石碓,是做粿的宝贝。临近年晚,社员们自觉排队轮流舂粉,秩序井然,从不争先抢后。村里热心的社员,总会提前检修维护石碓,把农具打理得稳稳当当,方便大家使用。龙西村自古有风俗,外嫁女不能在娘家过年,因此凡有急需赶制年晚粿,送给出嫁女儿归家的人家,只要说明情况,排队的社员都会不约而同主动礼让,让这户人家优先舂粉。一句体谅、一次相让,没有争执、没有怨言,把乡风淳朴、团结友爱的好风气,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浸泡糯米、轮番舂粉、细筛成面,社员们分工协作,男劳力出力踩碓,女社员细心筛粉,石碓“咚咚”的声响,传遍村头巷尾,那是集体劳作最动听的节奏。

揉粉团是门细致手艺,村里的巧手妇女们互相交流、彼此指点,火候、力道、揉制的窍门,毫无保留地分享。大家围坐一起,你帮我揉、我帮你拌,粿团劲道光滑,欢声笑语里,满是乡里乡亲的和睦。

馅馅更是用心:甜粿用椰子丝、花生、蔗糖,香粿配虾皮、萝卜干、白豆,田艾粿多揉几遍艾绒,各家做法虽有差异,却都透着朴实与真诚。做好的粿垫上生菜或木菠萝叶,用上祖传的雕花粿印,福字、吉字、缠枝莲纹,一按一压,把平安吉祥、顺遂安康的心愿,稳稳印在每一只粿上。

谁家生菜长得不好,邻里便主动送上一把;谁家劳力紧张,旁人就过来搭手包粿、烧火。没有攀

比,没有计较,只有互相体谅、互相谦让,清贫岁月里,人心靠得格外近,年关的气氛朴素又和谐,安宁又温暖。

熬粿的时候,灶火熊熊,热气升腾,蔗糖的甜、花生的香、田艾的清、白豆的鲜,弥漫整个村庄。家家户户的炊烟交织在一起,粿香飘满龙西,那是属于全村人共同的年味。老人孩子围在灶边,脸上都是安稳与欢喜,简单的吃食,承载着最滚烫的团圆与幸福。

后来岁月变迁,机器碾粉代替了石碓,市场上各式年粿一应俱全,生产队的耕种模式也成了历史,再少有人翻山越岭寻菠萝叶、结伴下田采田艾。

可龙西人始终难忘,当年那段朴素的时光:难忘社员之间不计得失的互助,难忘排队舂粉时的主动礼让,难忘为了共同的年俗,生产队甘愿种下低产作物的淳朴,难忘石碓声声、粿香袅袅里,那份人心齐、风气正、邻里和的温暖。

龙西村的年晚粿,早已不只是一道乡土美食,它藏着一代人最深的集体记忆,藏着生产队时期最美的乡风民情,藏着乡亲们团结互助、互敬互让的美好品德,更藏着刻在龙西人骨子里、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。

岁岁年年,每当年关将近,那熟悉的石碓声、弥漫的粿香、社员们齐心备年的身影,依旧清晰如昨。那朴素、和谐、温暖的旧时光,早已化作岁月里最珍贵的印记。一抹粿香,最浓乡愁,这刻在血脉里的味道与温情,在龙西的土地上代代相传,从未远去。

小年为何分南北?

小年是辞旧迎新的重要时间节点,传承着扫尘祭灶、祈福纳祥的传统习俗。“二十三,糖瓜粘”。农历腊月二十三,北方称为“小年”,而南方地区则错后一天,在腊月二十四迎来“小年”。小年为何有南北之分?

小年的起源,与祭灶习俗密不可分,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代。灶神,又称“灶王爷”,是民间信仰中掌管饮食烟火、家庭祸福的神明,祭灶则是小年最核心的习俗,小年也因此被称作“祭灶日”。古人奉灶王为督察人间善恶的司命之神,一年过去,人的德行和过错,都会被灶王爷看在眼里,并要回天庭向玉帝汇报。传说小年这一天,在民间要用糖粘住灶王的嘴,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。这也就有了“二十三糖瓜粘”的说法。糖瓜,也叫灶糖,是北方春节期间的特色食品。

小年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崔寔的《四民月令》,该书在描写了腊日及腊日前的活动之后说:“其明日,是谓‘小新岁’,进酒降神。其进酒尊长,及修刺贺君、师、耆老,如正日。”可见小年的时间在腊日的第二天,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庆贺,部分习俗的隆重程度与“正日”即正月初一相当,是名副其实的“小年”。

汉代以后,祭灶习俗逐渐从宫廷走向民间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,北宋时东京开封的小年习俗是以腊月二十四祭灶,“贴灶马于灶上,以酒糟涂抹灶门”。南宋诗人范成大的《祭灶词》中就有这样的描述:“古传腊月二十四,灶君朝天欲言事。云车风马小留连,家有杯盘丰典祀。”而关于北方腊月二十三过小年,有一种说法是,清朝皇帝为了节省开支,在腊月二十三祭祀火神的同时也祭祀灶神民间受到影响,久而久之形成了新的风俗。如清朝同治年间的福建《长乐县志》记载:“十二月二十四日,谓‘过小年’。土著则于二十三日夜‘祀灶神’,客户则在二十四日夜,谓送司命上天。”同一个小年,不同的日期,折射出这个节日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与多样性。

还有一句流传很久的俗语:“官三民四船五。”说的是在古代过小年的时间。官宦之家腊月二十三,寻常百姓腊月二十四,水上船家腊月二十五。而北方受到“官三”影响较大,渐渐调整了小年的时间安排。这样细说起来,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的历史更为悠久。

饮食上,南北小年的特色美食更是各有千秋。北方小年的餐桌上,饺子是必不可少的美食。饺子形如“元宝”,寓意“招财进宝”。除了饺子,还会吃糖瓜、关东糖。南方小年的美食则以甜食为主,江南地区的桂花糖年糕、软糯香甜,桂香浓郁;西南地区的糍粑,外酥里嫩、香甜可口。此外,部分沿海地区,还会在小年吃海鲜、糯米酒,形式更为多样。除了吃糖瓜、祭灶,小年这一天扫尘是必不可少的一项,北方称作“除尘”,南方称作“掸尘”。把家里一年都不曾打扫到的角落落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,倒掉尘土,也是清除过去一整年的不愉快。

虽然“北三南四”是主流,但中国幅员辽阔,各地的小年时间其实还有很多不同:江浙沪地区,把腊月二十四和除夕前一夜都称为“小年”;南京地区,把正月十五元宵节称为“小年”;云南、贵州等西南部分地区和北方一样过腊月二十三。分的是日期,合的是年味,小年无论是哪一天,扫尘、祭灶、吃美食的仪式从未改变;大家对团圆的期盼、对新年的期盼也始终如一,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。

(据新京报、光明日报)

扫码关注
快捷投稿